

林陸文



(一)紐約客

大五上，剛開學不久，接到二哥從美國的來信，他的房東福特納先生目前正在環遊世界，十月中旬將抵台灣，可能會到台中找我。福特納先生，已七十出頭，除了在紐約當寓公外，也是一位業餘鋼琴家。喜歡獨自一人各處旅遊，結交各國青年朋友，尤其喜愛亞洲各國。

從接到信開始，每天起個絕早，收聽廣播英語會話。因為，據說福先生只會說「謝謝」的中國話。為了怕見面時缺少話題，還準備了一籬筐的問句、片語、資料，以資助談。

眼看著到了十月下旬，仍無動靜，心想可能不會來了，素未謀面。有一天下午沒課，正好蒙頭大睡，班上同學急按電鈴，說有位老外到學校找我。想必福先生從天而降，吉人天相，恰好問到同班同學。反正學校小，大部分都知道誰是誰。快速整理好寢室內部，趕忙到學校會個面。福先生雖已七十幾了，望之頂多六十，且健步如飛，慙愧人生七十古來稀。在寢室內，從音樂、醫學到旅遊，無所不談，聽不懂的，只好頻頻點頭稱是。話題告一段落，該是獻寶的時候了，趁著寶覺寺還沒關門，趕緊到大佛內部參觀中部地區古代文物展覽。在台中待了五年，也是第一次參觀文物。因為時間不夠，兩個人連走帶跑花了廿分鐘，便逛完全部陳列室。反正福先生明天要到鹿港去，還可以看個夠。

福特納先生下榻車站前的 Prince Hotel，然後才到學校找我。傍晚，為了回到飯店進膳，我們僱了一輛計程車到中正路的太子大飯店，剛一進門，福先生說不對，不是住這一家，仔細一看，這一家雖名為太子，但英文却是 Hotel Prince（倒置之）。打聽之下，民權路還有一家 Prince Hotel，驅車前去，可見斗大的招牌，「王子大飯店」，該不會錯了。可是，一進門，福先生頭搖得更厲害。這下可好，他老人家所有的證件衣物都放在旅館房間內，目前兩手空空，投宿無門，福先生確信他是住在 Prince Hotel 的 501 室，只是忘記帶出飯店的卡片。當櫃台的先生知道我們的困難後，很熱忱地幫我們到處詢問，舉凡名稱有關帝、王、將、相、公、侯、伯、子的旅館，都撥個電話過去，打了十數通電話，統統查無此人。正在焦慮之際，又把目標轉向福先

生，要求他覆述抵達台中的詳細情形。對於飯店的描述，對事情並無太大的幫助。福先生起初安置行李後，叫輛計程車直達中國醫藥學院，只知道走在一條還算筆直寬闊的馬路上，沒什麼大轉彎，還走了廿幾分鐘。大夥便認為應該是市郊的旅館沒錯，但又座落在車站前，目前，只有豐原離台中最近，且擁有一些飯店。靈機一動，翻開電話簿，果見「王子大飯店」，終於啓開疑竇。對方回話，確有福特納先生一人登記房間。總算鬆了一口氣，福先生也說出當初的疑惑。當他乘坐的火車停靠豐原站時，詢問鄰座的乘客，是否台中已到，該乘客直點頭，於是他老人家莽莽撞撞地衝出車站，頓時發覺「台中」市容怎麼一點也不繁華，因他三年前曾來過台中。當我們離開那間熱心助人的 Prince Hotel 前，也付了不少的電話服務費。

福先生出遠門，從來不怕遺失什麼的，許多人都會替他老人家當嚮導，包括街上遇到的，或是餐廳中打工的學生。

(二)伊蓮在台北

家人都說，二哥真會給我們找事做。放暑假前不久，二哥有位學中文的女弟子，要來台灣學烹飪、國畫什麼的。因她在台舉目無親，希望家人多多照顧。她的名字叫伊蓮，華裔美人，就是一般人所謂的 ABC (American Born Chinese) 中國話還算流利。二哥出頭，名字中間有個「博」字，在美國的小娃子們便稱 Uncle Po，伊蓮也跟著叫「林伯伯」。

三姊和我手持照片在機場等候，一眼便認出來了。雖年華如日影之照壁，但望之仍年輕如二八。看她還滿精的，專挑年輕的海關人員，然後裝做不會聽講中國話，滿口英文，不時開個小玩笑，所以很快地順利過關。她和三姊一見如故。話很投機。雖然我們都在台北，但每個人都忙於自己的事，所以想把她安置在 YMCA 旅館部，不幸，該旅館早已客滿，所以只好住到我們家來，距國畫及家政班開課還有一段時間，我們又建議她參加旅行團去參觀國家建設，她說不要，三年前，她曾來台參加「美加青年暑期研習會」，都看過了。每天早上，就先去師大再進

修中文，她最受不了的，就是師大的女廁所，每次都要捏著鼻子出入。

有一天下午，火傘高張，大夥集體出門，伊蓮獨自攔住一輛計程車，三姊說：車窗開著，沒有冷氣。伊蓮便搖著手，向那司機嚷道：沒有冷氣，我們不要。那位司機笑說：有啦！我剛打開窗戶，抽一下煙啦。晚上到中山北路巷內一家著名的台菜餐廳用膳，伊蓮對熱呼呼的清茶讚賞不已，喝沒兩口，準備上菜了，女侍忙把茶杯收回，伊蓮一手奪回茶杯：喂——，我還沒有喝完。令人捧腹不已，後來大家出門次數多了，發覺有些事情想做，又不好意思說的話，都可以叫伊蓮打前鋒。吃過一次台菜後，事後我們才知道她經常一個人跑去吃。在台灣的小菜中，她非常的瘋狂於「干絲」，住在美國「望干絲不可得兮，嘆千山萬水之遠隔！」。

伊蓮認為，台灣的女孩子真不少，滿街上，百貨公司樓上樓下，特別是公車的女車掌，真不敢領教。在美國，女 ABC 都很「痛恨」台灣來的女留學生，因為男 ABC 喜歡找台灣來的女留學生，說她們善擺溫功，很會逮男人。

來台灣之前，伊蓮好不容易治好她的青春痘，因為她最怕熱，來到台灣，舉凡煎炒油炸的食物，照單全收，加上台北這個火盆地，害她的痘痘又一個個冒出來，這些都不管了，目前她最專注的，就是雙眼皮手術。透過一位朋友的介紹，約定下午到一家眼科診所去，該診所說遠不遠，說近不近，伊蓮冒著暑熱，足蹬高跟鞋，走到那家醫院，早已汗流浹背，滿臉通紅充血，立刻便上手術檯，兩刀子下去，血流了真不少，又抽脂肪，又縫線。回到家裏，兩眼腫大如牛，這需要時間來慢慢消腫，才能看出端倪。

歡樂的暑假時光，一眨眼就要過去了。伊蓮捨不得離開台北，想回來回機票順延十天，但航空公司需要出示有力的證明。經由親朋好友奔走幫忙，始由一位婦產科醫師那兒弄來一張「流產證明書」，說是需要靜養數日，才把歸期展延一個多星期。行前，痛購大批廉價品，好像她們那邊什麼都缺似的。

如今，伊蓮早已一飛冲天，大家都很懷念她在台北的時光。畢竟她的文化背景鄉土環境和我們不同，所以她早就能夠適應任何環境。